

父亲节·心语

虽然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但父亲的生活方式却讲究得像个绅士。他非常注重仪表,衣服无论新旧永远整洁干净,这让他看起来总是那么挺拔、帅气、充满魅力。

我的梦想守护人

■ 龙小珍

爱美是女人的天性,我对美的感知与热爱,最初的启蒙与最好的向导,是我的父亲,同时他还是我的人生导师,我的梦想守护人。

小时候,父亲对我一直很关爱,他表达爱的方式很多,最常用的一种就是给我买礼物。我用过的好看的头绳、头箍、钢笔、手表等,全是父亲买给我的。

我二姑出嫁的那年,我只有六七岁,还没上学,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。那时很流行在辫子上绑一种有松紧的头绳,细圆形、黑色底,上面再镶金色的丝线,看起来很高级,价格也不便宜,我们小时候直接称它为金子皮箍。父亲给我扯了很长一段金子皮箍,我经常胡乱地缠在自己辫子上。

有一天,二姑对我说,她很快就要出嫁做新娘了,我头上的“金子皮箍”非常好看,能不能送给她。我二话没说,把绑在马尾辫上的头绳扯下来送给她了。

父母可能忙,从未留意我的高级头绳怎么会不翼而飞。现在回想起这件久远的往事,我一半骄傲一半心酸,骄傲是因为我对美还懵懂无知时,父亲就不吝为我花钱,心酸是因为婚礼是一个女人生中很重要的仪式,一根头绳,做新娘的二姑还得向我这个小孩子讨要。

对于手表的记忆我更深刻,我小学三年级时,父亲给我买了一块深红色的女式儿童电子表,那是1984年,很多城里孩子都没有这样的待遇。我能记住这块表,并不是因为它时尚,而是因为这块表延伸出的一个小小

的插曲。

我小时候像男孩一样淘气,除了学习,心思就全在玩上,因为不够爱惜,手表戴到五年级时表带断了。

当时,我后面坐着一个男生,是班里不折不扣的小透明,也是我眼中的小透明。我的表带断了以后,有一天,这个男生忽然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背,指着他课桌底下的一副表带对我说:这是你的表带吧?掉这儿了,赶紧捡起来。我回答说:是!低头就把表带捡起来了,表带是黑色男款,是这个男生把自己的表带解下来放在课桌底下的。

在我扭头看他桌底的第一眼时,我就明白了他的好意。当时我为什么要回答是,并且开心地捡起来随后又偷偷扔掉,我现在仍然找不到答案,也许是潜意识中,为爱护一个男生情窦初开的美好吧。

父亲给我买各种时尚精致的物品时,我对美还懵懂无知,它们依然悄悄在我生命中埋下了很多美的种子,这些种子,在我成年后才渐次苏醒。而年少时这两个因美物衍生的故事,让我从小就怀有成人之美的善意,想来这也是父亲教会我的。

我从小学学习成绩很好,可是每到升学,我首先考虑的却是如何减轻家庭经济负担。初中毕业时,我自作主张上了离家最近花钱最少的中等师范学校,虽然以我的成绩,上重高和区外中专没有任何问题。师范三年,我表现很好,毕业时获得了非常难得的机会:保送上大学。这原本是件很荣耀的事,家人却并不支持,特别是我母亲,三番五次劝我不要再升学。

父亲非常为难,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并

不好,母亲常年生病不能下地干活,哥哥刚参加工作,那点工资勉强够他自己一个人吃饭,妹妹还在上小学。如果我继续升学,经济的重担基本全落在父亲一个人肩上。但是为了成全我的梦想,让我去看更大的世界,父亲向我的姑太爷借了300元,20世纪90年代初,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姑太爷当时已经退休,开了两家茶馆店,自己还买了一辆车跑运输,为了增加父亲的收入,姑太爷干脆让父亲做他的汽车修理工,父亲没学过一天汽修,也不会开车,给姑太爷修车全靠自学成才。

父亲最初是一个裁缝,被东家请上门量体裁衣那种,改革开放前生意很好,家里没什么大的负担,生活还是很不错的。改革开放后,裁缝要不转型卖成衣,要不在集市上租门面开店,父亲这两项都没去做。家里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,特别是我上大学后,花销更大,为了支撑起这个家,父亲不惜去做苦力。我家乡盛产铁矿,父亲也加入了采矿的行列。

暑假时,我在家后门就能看到在不远处后的后山上采矿的父亲。盛夏的太阳异常毒辣,父亲和工友就这样暴露在矿场没有一草一木的太阳底下。他烈日下缩小的背影,深深刺痛我的心,这种刺痛,夹杂着深深的内疚,如果不是因为我,父亲不会受这样的苦。

父亲却是乐观的,每天下班,身体虽然疲惫,回家的脚步却总是很轻快,他工装里打底的圆领白T恤,也总是那样洁白耀眼,从来没有半点污迹。他对生活的热爱是长在骨子里的,不会因为生活境遇的变化而改变,哪怕是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,也不曾

有过抱怨。

我上大学时,父亲特意去信给在中国台湾的亲戚帮忙代买了一个太阳能计算器,虽然以父亲当时下地务农上山采矿的身份,太阳能计算器用上的次数很少。这个太阳能计算器,至今还躺在老家父亲的抽屉里,它更像是一个隐喻和象征,暗示父亲是一个无比热爱生活的人,他崇尚知识与科技,无论身处何方,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。

虽然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但父亲的生活方式却讲究得像个绅士。他非常注重仪表,衣服无论新旧永远整洁干净,这让他看起来总是那么挺拔、帅气、充满魅力。

父亲的讲究体现在很多生活细节上。我小时候的指甲都是父亲帮我修剪,耳朵都是父亲帮我清理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。父亲有一套精美的器具来完成这个清洁仪式,剪指甲用的是不锈钢指甲钳和指甲剪,小巧精致,掏耳朵用的是一把专门的银制挖耳勺,纤长精巧。父亲会把两张凳子搬到院子里,我坐在矮凳上,他坐在高凳上,我把手递过去放到他膝盖上,他再帮我一只一只地修剪指甲。掏耳朵时,他会让我把头侧卧在他膝盖上方,然后慢条斯理地帮我清理耳朵。

我特别喜欢有阳光的冬日,父亲帮我掏耳朵,和煦的阳光洒在我身上,我昏昏欲睡半梦半醒,时光变得缓慢而温暖。

可惜,童年时的幸福如今已无处找寻。父亲离开快20年了,他用他的坚韧把三个孩子全都供上了大学,让孩子们拥有了更美好的人生。而他对生活的热爱,也时时刻刻教育我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。

如何上的火车,如何在拥挤狭窄污浊的车厢里站到上海,到了上海,他又是如何挑着担子找到他的四叔,把花生仁卖掉……父亲的这些艰辛,作为孩子的我是无论如何展开想象的翅膀,也是想不出个所以然的。那是一个谜团、一个未知数、一个稚嫩的结,一直困扰着我。

■ 张新文

“……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夜宴》伴随着那首荡气回肠如泣如诉委婉动人的《越人歌》,首先令你揪心的是太子吴骞的命运;接着,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,冯导不仅用剧情拴住了你的心,还用美轮美奂的景致吸引住你的眼球,那就是:竹海!

之所以想起竹海,是因为女儿为我送了件与竹子有关的礼品。

那日,她去苏州,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两条洁白的毛巾,用手摸了摸,很舒服、有弹性、手感不错,“还是老祖宗的棉织品好,这东西我和你妈都喜欢!”我把毛巾递给妻子,接着说,“我们种过的粮食和棉花,我们对棉织品和每天吃下的食物一样倍感亲切和喜爱。”女儿乐了:“老爸,你out了吧,人家那是竹原纤维制品好不好?”“竹原纤维能做毛巾?”我疑惑地瞅瞅女儿,又瞅瞅毛巾,一看产品介绍,确如女儿儿所说,是竹原纤维所造。

一根竹子如果是用锯子锯断还好,如果是风大刮断,那断裂的部分万个芒刺犹如一根根利针,在那里静静地等待透后的快乐。作为一个普通人,想当然的会以为那些芒刺就是竹原纤维,由芒刺制作的毛巾能不扎人吗?不用不知道,这毛巾透气,易吸水,擦到脸上特别舒服。

孩子只是随口一说,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农民切身经历的人来讲,那可就不一般了。感慨我国纺织业迅猛发展的同时,也勾起了我因穿衣而生发的对往事的记忆,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我家的一件事至今深陷、滞留于我的记忆里,挥之不去。

那时,到了冬季,农活忙结束了,村民们像蛇类、蛙类一样似乎也都进入了冬眠期,无论大人孩子都窝在村子里,白天打牌取乐,到了晚上吹灯睡觉。

别人家没事可以闲着,我们家在父亲的领导下,可是清闲不下来,确切地说,因父亲有个在上海的四叔。那时,父亲带领全家白天黑夜地把生产队分得的花生,一个一个地剥成花生仁。天寒地冻的一家人围着火盆,手冻得皲裂渗出血来,指头剥得肿胀着痛,为了能多卖些钱,家人们还是坚持着。我的故乡在皖北地区,去上海必须步行50多里的羊肠小道,过淮河,到临淮关才能有火车坐。在地图上,可能都找不到“临淮关”这个地方,它太小了。

鸡还未叫头遍的时候,父亲怀里揣着母亲烙制的葱油饼,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挑着两口袋花生仁就出发了。等父亲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半个月后的事。他明显瘦了,把钱和物交给母亲后倒头就睡了一天一夜,鼾声如雷。母亲心痛地看着父亲,不时地用手背擦拭着抑制不住的泪水,对我们姐弟几个说:“你们的爸爸太累了,不要叫醒他。”

父亲除了给我们带回八分钱一个的乡下孩子从未见过的面包外,还扯了一块蓝色的涤卡布面料,说是给大哥、二哥他们两个每人做一件中山装。理由是他们俩已经不是男孩而是男人了,总要穿得像样些。一家人都乐得不得了,父亲会从涤卡布的面料上扯下几丝放在煤油灯上烧,那布丝会燃烧起来,弥漫一股黑烟,还有焦黑状的灰烬……父亲嘟囔道:“乖乖!瞧着烟烟雾,就知道这布是洋玩意造的,跟咱棉布烧起来就是不一样。”

到了初中,学了化学课,我才知道那布料是合成纤维。

乐的是他们,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,我也是个小男人,为什么没有我的份。父亲从裁缝铺把做好的两件中山装拿回家,一家人像迎接天神一样,把手洗得忒干净,把桌子抹了一遍又一遍,再在桌子上铺上凉席。然后,烧一大锅开水,用大瓷缸装上滚开热水烫刚做好的两件中山装。因为那时农村既没有通电,也没有电熨斗,所以,只能用这种土办法来熨烫衣服。当大哥、二哥得意地进入梦乡的时候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气愤鼓励着我的无知和蛮劲,我偷偷地拿起预备好的剪刀,分别在两件新衣上,给了一剪子。

这次,母亲明白了男人(即便我是小男人)的脸是打不得的,气得脱了布鞋来打我,麻线纳的布鞋底雨点般地落在了我身上,一阵阵地心的痛……

“别打孩子啦!”父亲一把将母亲拉开,“哪个孩子不爱爹?只能怨我们做家长的无能,没有钱让每个孩子都能穿上新衣裳。”

父亲自己内心的愧疚,却点醒了我。其实,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吗?没有啊!我想起父亲,去上海卖花生仁要历尽艰辛——到淮河渡口天才麻麻亮,过了河就是临淮关古镇,上了岸左拐沿石头铺砌的街道走到三百米,就是火车站。至于,如何上的火车,如何在拥挤狭窄污浊的车厢里站到上海,到了上海,他又是如何挑着担子找到他的四叔,又把花生仁卖掉……父亲经历过的种种,作为孩子的我是无论如何展开想象的翅膀,也是想不出个所以然的。那是一个谜团、一个未知数、一个稚嫩的结,一直困扰着我。

但是,那一路的辛苦、汗流,我却是能想象得到的。独自路过临淮关去上海的那个身影,那并不平坦的路途,是什么在支撑着他呢,不过是对家人、对孩子的爱罢了。或许,临淮关的古道,也曾记得有这样一个人,挑着担子拖着疲惫的步伐从那里走过。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想起来,我早已淡忘了那时“小男人”的痛苦,却记得父亲这个大男人曾付出的爱,且愈久弥香。

临淮关古道上的那个身影

父

亲

节

随

想

■ 王法舰

爸爸
你是家里的那道门
默默承受外面的风雨
坚定守护我们的安全

爸爸
你是家里的那扇窗
为我们打开缤纷的世界
把嘈杂关在外面

爸爸
你是家里的床和沙发
任凭我们在你身上吵闹
没有丝毫怨言和温吞

爸爸
你是家里的电视、冰箱
留给我们的是欢乐和美味
留给自己的是静默与附和

爸爸
你是家里的空气、阳光和水
你把房子变成了家
你把每个角落变成欢乐
你是永远的暖阳
你是遥远山脊明亮的光

爸爸
你是沉默的播种者
你在东山上种下的希望
新月收获了你蓬勃的荣光
成长出清晨明艳的太阳



徐建军 摄

外面鹅毛似的雪花在西北风的追赶下,簌簌落下,像丢盔弃甲的逃兵,四处逃遁。刘涛没有心思看书,眼睛不时地望着窗外,他不是在看雪花,他在等一个人……

风雪里的“归人”

■ 雪莲红红

读高中的时候,刘涛和我是同桌。我们都来自农村,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家里带来米或者面粉给食堂,食堂再发饭票给我们。刘涛家离我们学校远,有80里的路程,属于我们县最偏远的乡镇,而且那会儿路况也差,有段石子路,车子都骑不了,需要推着走。高二、高三那两年,学习氛围紧张,大家学习你追我赶、挑灯夜战,路远的,星期六、星期天也都不愿意回家,毕竟到了高考冲刺阶段,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。

不回家带补给,饭还是要吃的,很多家长包括刘涛的父亲,就把米面送到学校。刘涛人很瘦也很矮小,可是他的父亲却很高大魁梧,我调侃刘涛说,你和你爸长得咋不像呢?他撇撇嘴,只回我一句,去你的!刘涛父亲送补给到学校,是没有固定时间的,反正每星期一次,不像有的家长会选择在周末。有时,赶上我们上课,他就在

外面的走廊里等。一次,我小声地告诉刘涛,你爸爸送补给来了。刘涛有些不耐烦地说,是叔叔。他的回答,我虽然一头雾水,但是,没好意思再追问下去。心里却想,寒来暑往一直给刘涛送补给的,不是他的父亲,却是他的叔叔,这应该是天底下最好的叔叔了!那么,刘涛的父亲呢?是残疾,还是……

我们的寝室隔着空旷的大操场,一到冬天,他再送补给的时候,就不到我们的教室等刘涛了,而是在操场上等。冬天是农闲季节,他送过来也不像其他季节,火急火燎地来,又火急火燎地回去。他会吹口琴,索性就躺在我们学校操场泛黄的草坪上,头枕着米袋子,一边晒着太阳,一边吹着口琴,一副很逍遥的样子。

有一个冰雪连天的星期天,我们都躺在寝室的架子上看书。外面鹅毛似的雪花在西北风的追赶下,簌簌落下,像丢盔弃甲的逃兵,四处逃遁。刘涛没有心思看书,眼睛不时地望着窗外,他不是在看雪花,他在

等一个人……别人不知道,作为同桌我是心里清楚的,因为刘涛借了我三斤的饭票和三元五角的菜票,那个人再不来,他就没钱吃饭了。

天快黑的时候,一个雪人敲开了我们寝室的木门,他把米袋放下时,也卸下一身的白雪,好在我们寝室不是水泥地面,雪很快融化进了土里。来人间谁是刘涛,这袋米是他的。

刘涛看看这个陌生人,一脸的疑惑。来人也看出了刘涛的意思,就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说:“那个人路过我们村子,可能是实在太累了,人滑到了深沟里,好在车子和米摔倒在雪地里。冰天雪地的,救上岸的时候,人已经冻僵昏迷了,但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米呢?说娃在学校等着吃饭呢,硬要起来扛也要把米送到学校。可是他那身子骨太虚了,怎么也起不来,我问清楚孩子的姓名和班级,雪下得这么大,车子是骑不了了,这不我就走着把米给你扛来啦!”